

陈振夏:毛泽东两次题词表彰的崇明人(1)

◆ 陆茂清

在“向陈振夏同志学习”的口号声中,陈振夏走向主席台,毛泽东将亲笔书写的“埋头苦干”题词送到他手里,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说:“你是边区埋头苦干的典范,延安之所以能大放光明,离不开你的贡献。”时为1944年5月25日,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期间。毛泽东一生中为石油战线功臣题词的只有陈振夏一人,而且是两次题词表彰,堪称殊荣!(本文摘自《上海滩》2013年第12期)



当年的延长石油厂入口 陈振夏

说服群众交出设备

陈振夏,崇明县港东乡人,青年时代当过工人、船员、轮机长。“五卅”运动期间,被推为上海中华电气制作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他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,参加了江阴沉船封港行动;上海沦陷后,辗转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。1935年4月底,陕北红军占领延长接收油矿时,只有一口井出油,每天采油仅250至300公斤。毛泽东深知石油的重要性,曾风尘仆仆赶往矿区视察,指示尽量恢复能用的旧井,寻找油源另开新井。

陈振夏到延长石油厂调查后,才了解到多数油井处于荒废状态,机器设备散落在方圆百里的农村、山林里,有的已被山民、村民占为己有。陈振夏向边区政府及军工局报告了情况后,请求地方政府协助,将失散的器材收集起来,运回厂里。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一开始老乡们不愿意交出这些机器设备,陈振夏就效仿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方法,苦口婆

心,循循善诱。他说:“我们办油厂也是为老百姓,譬如造了油墨印书供孩子们学习,炼了煤油供大家伙点灯。共产党和老百姓本就是一家人,哪有自己人不帮自己人的?”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,终于感动了“上帝”。山民和村民们纷纷将机器设备送回了油矿。

日夜苦干打出新井

正当陈振夏以为任务完成,准备返回延安时,军工局来电指示他:留下来担任油矿工程部主任。陈振夏心想,这是负责采油炼油的技术干部干的工作,我长这么大连油井都没有见过,更不要说打井采油了。我怎能担负得起如此重任呢?他虽然这样想,但最后还是爽快地表示:“服从组织安排,迎着困难上。”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:当时想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,想到了前方抗日杀敌的英雄,自己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和信心。

言出行随。陈振夏一方面抓紧学习工程部主任所应具备的业务知识,提高管理能力,力争尽快做一个合格的主任;同时他还向工人请教,常到现场看、听、问、记,了解采油炼油技术,凭着一股韧劲、钻劲,埋头苦干,逐渐由外行向内行转化。当时延安流传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中的名言:“你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,就得亲口尝一尝。”陈振夏要实践一下了。永坪的一口井已报废多时,从一些老工

人口中知道,那里地下有油,只要将井打深一些,还是可以出油的。陈振夏听了,便马上带领大家干起来,石油果然冒了出来,每天能产200多公斤哪。旗开得胜。陈振夏和工人们都大受鼓舞。然而,不久陈振夏了解到红军接管油矿后,几年里一直在“吃老本”,一直在一些原有的油井采油,产量日渐萎缩。他清醒地意识到,不开新井是没有出路的,总有一天会彻底枯竭。于是他决定另开新井,经与技术人员、老工人考察合计,新井的位置选择在西山洞。

井架的用料是钢材,但边区钢材奇缺,怎么办呢?穷则思变,陈振夏决定土法上马以木代钢,除井架角柱用钢管外,其余都以坚硬木材替代,钻机底座、传动装置的承力立柱和横梁,用的也是硬木。

1940年阳春三月,油笛声响彻云霄,延长十九井开工。由于设备落后,打井速度很慢,一昼夜只能打一米左右。但是陈振夏却信心百倍,他对工人们说:“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自己打的第一口油井,只许成功!”于是,他日夜奋战在现场,风雨无阻,寒暑不避,有时甚至忘了吃饭和睡觉。随着时间推移,他的裤带一点点宽大,脸庞瘦得像猴子,却依然精神抖擞毫不倦怠。经历了两个季度的日夜苦干,石油终于涌了出来,“出油啦——胜利啦——”陈振夏和干部工人们如孩子般地跳啊笑啊,欢庆这盼望已久的胜利!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

语音,而建湖语音属中州韵,与普通话相近,即便不是苏北人,也是极容易听懂的。其时,筱文艳年方三十,正是当唱之年,她以温婉轻吐的发音,圆润的润腔,塑造年轻的京娘妩媚柔真的个性。《千里送京娘》载歌载舞,格调清新,韵味十足,得到周扬他们的好感。其实,看戏是为了对筱文艳、何叫天的表演进行考察,进行遴选。

22.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

1951年5月5日,周恩来总理签署发布了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,明确提出了“改戏、改人、改制”的方针,简称“三改”。为了推动“三改”,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文化部长沈雁冰商量,拟在1952年国庆前后举行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获周总理批准。

1952年夏天,周扬同志亲自到上海挑选进京表演的剧目,提出还要看半个小时的淮剧。其时,只有筱文艳的剧团已经在组织上接受了党的领导,文化局顺理成章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筱文艳。

拿什么剧目向领导汇报,接受挑选呢?筱文艳考虑再三,决定赶排《千里送京娘》。《千里送京娘》的故事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,讲的是赵匡胤投奔关西,途经古庙时救遭到强徒迫害的京娘,并愿意长途跋涉,护送京娘回家。途中两人义结兄妹,但京娘爱慕赵匡胤见义勇为,君子坦荡,欲托终身,以报其恩,但羞于启口,便借古喻今,借景托情,以期打动匡胤。然而,赵匡胤为图大业,无暇顾及儿女情长,将京娘送至村口,便扬长而去。

周扬如期审查,陪同周扬的有夏衍、洪深等领导。他们都是文学艺术界的权威,不必担心看不懂故事,但筱文艳唱词他们听不懂淮剧。因为周扬是湖南人,夏衍是浙江人,洪深是苏南人。《千里送京娘》几乎都是唱。“菜子花开一片黄,兄送妹妹转回乡。”筱文艳刚开口唱,周扬他们就交头接耳起来。筱文艳心想坏了,他们听不懂!其实,正好相反,一字一句送进他们耳朵,筱文艳唱的“十字调”,属苏北小调,苏北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,引发他们对革命根据地的亲切感乃至怀念,他们兴奋才交头接耳。其实,筱文艳的唱以字正腔圆、口齿清楚而闻名,她每个字的字头、字尾、字腹都把握得很准,她没有阜宁的尖齿音(阜宁腔),她没有盐城的扁口音(盐城腔),她没有扬泰地区的卷舌音(泰州腔),她摒弃九腔十八调,归统于建湖

周扬他们回京不久,剧团便接到邀请函,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筹备处邀请淮剧代表团参加盛会。淮剧要进京了。邀请函犹如一声春雷,炸响处群情振奋。筱文艳作为一团之长,兴奋之余,必须考虑淮剧进京该拿什么剧目向党汇报,与同行交流。最后决定再排两出小戏,一出是《种大麦》,一出是《蓝桥会》,这样便可和《千里送京娘》拼成一台戏。另外再带一台大戏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。

观摩演出期间,适逢国庆佳节。节前,筱文艳收到政务院的一张请柬,请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国宴。筱文艳按时赴宴,当她拾级而上,怀着兴奋与紧张步入怀仁堂时,她觉得自己犹如身处梦境,一个在旧社会上不了台面的丫头,何德何能得以参加国宴。然而似梦非梦,她真真切切地坐在宴会厅,同席的有傅作义将军,有周扬部长,有解放军的独臂英雄,有全国劳动模范。

突然,宴会厅一阵骚动,随之响起雷鸣般掌声,原来是毛主席、朱老总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。筱文艳顿感热血沸腾,她拼命踮起脚尖抬起头,想仰望一下领袖,可惜人矮看不到,只恨自己少长了几厘米。其时身旁的周扬部长看到筱文艳着急,便提示她站到台阶上去,她立马恍然,马上奔过去,站在台阶上。看到了,看到了毛主席在向大家招手,筱文艳忍不住热血沸腾,忘情鼓掌。当毛主席举起酒杯向大家祝酒时,她举杯一饮而尽。宴会开始了,筱文艳却很少动筷,因为她已醉了,为幸福陶醉;她已饱了,被幸福填饱。

虽然说“福无双至”,可筱文艳在北京却是喜事连连,不久,大会通知她,淮剧《种大麦》和《蓝桥会》获选成为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的剧目。须知在大会上演出的可有一百多出戏,偏偏选中淮剧的两出戏,让筱文艳怎么也想不到,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。

27.引发了袁朴生的乡愁

之后几天,一收工袁朴生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酒则是自饮自斟。喝倒了趴下和衣而眠,混乱的梦境里,却仍然赶不走美智子的笑靥。他以为,跟惠子道过歉,事情就过去了,可是惠子很快就主动找他了。惠子说她遇到麻烦了,因为衫门昂立突然向她求爱了,还说,之所以来学做急须,不过是个幌子,他就是为了惠子才来的。

袁朴生想起来,衫门昂立学艺的时候,远不如鲤鱼江高寿专心。只要一听到惠子的声音,他就心不在焉、东张西望。近日,神态也有些反常。听了惠子的一席话,袁朴生心里反而松了口气,说,这事你自己做主就行了,要商量的话,也应该找你哥哥啊。

惠子低着头说,连衫门昂立也看出来,说我的心在你身上。还说如果我不同意他,他就不干了,他不能认自己的情敌做师傅。

袁朴生差点笑出声来。说,我什么时候成了衫门昂立的情敌了?他连我的徒弟也不配做,遑论其他?这个不成器的东西!惠子的眼泪噙噙地掉下来,说,居然还笑!惠子在袁桑心里,真的就没有一点可爱之处吗?

袁朴生把这件事跟古子樱说了,他建议,以后惠子就不要到工场里去了。古子樱想了想,我不能阻止衫门昂立向惠子求爱,那是他的权利。又说,就算衫门昂立跟你决斗起来,我一个也不会帮忙的,看你们谁打得赢。事实上你们不光是师徒,也是情敌关系了。袁朴生恼火起来,说,子樱,你还是我的徒弟吗?古子樱说那当然。袁朴生没好气地说,老子吃尽苦头跟你来日本,难道我是来跟一个小屁虫打架的吗?你也不想想,我袁某是什么人!古子樱见袁朴生真的动气了,赶紧堆下笑来,连声说师傅息怒,我尽量来说服惠子好吗?

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,衫门昂立突然把袁朴生拉到一边,用生硬的汉语说,师傅我错怪你了,昨天晚上惠子已经答应我了,谢谢师傅!

这一次,衫门昂立鞠躬的姿态特别虔

诚。袁朴生不动声色地说,如果你再不好好干活,就不要来跟我学做什么急须了。

他知道是惠子迫于古子樱的压力才勉强答应的。而衫门昂立的家庭好像有什么武士背景,三岛家似乎并不敢得罪。现在他知道,古子樱这个人比他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接下来惠子见到他时,眼睛里那种哀怨与愤恨,让他心里更不好受了。

这一切便引发了袁朴生的乡愁。恨不得隔天就爬上回国的轮船。而这边的三个日本徒弟学起制壶来,似乎特别慢,就连打泥片,也还没有开窍。而三岛家的急须订单加起来已经是厚厚的一叠了。现在全常滑都知道,三岛家来了一个能制作急须的清国大师傅。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。但袁朴生心里总是开心不起来。

一日晚上,古子樱说要带袁朴生去一个好玩的地方,袁朴生闷得心慌,便跟了他去。上了街,七转八拐便到了一个名叫“游女屋”的地方,当门“迎春”两个汉字异常醒目,进门一看,七八个衣着鲜丽的年轻女子一字排开,一个黑衣服发的“妈妈桑”满脸堆笑地迎上来,手里抓着一把牌扇,跟古子樱咕嘟了几句。古子樱对袁朴生说,师傅看看哪个合意,今晚我们师徒就在这里好好玩玩吧。袁朴生这才知道这里是妓院。他扭头便走,古子樱从后面拉住他,说,师傅怎么一点也不肯逢场作戏?在日本,这真的不算什么。袁朴生说,我嫌脏。一个人疾步走在前面,走出一段路,发现古子樱并没有跟上来。心想,这狗日的,家里有美智子这样漂亮贤惠的妻子,自己还在外面嫖妓,真不是个好东西。

袁朴生来日本时,带了一本董其昌的书法帖子《酒德颂》,那是他早年在上海学徒时,那个名叫余文阁的朋友送他的,闲来无聊,便常常潜心临摹。董其昌与宜兴有渊源,且是壶迷,尤喜在紫砂壶上题铭。袁朴生的字,平素不露,但临摹经年,不知不觉就有了董字的风骨。

有一日半夜里写字写得累了,便迷迷糊糊躺下,睡梦里又与莫水蓉缱绻一处、恩爱缠绵。醒来时,心里便升起无边落莫。

国壶

徐风

